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城中之城

滕肖澜

乳牙

春树

重新生活

张平

夏卷
2018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夏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.2018.夏卷/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54-7642-5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8616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田敦国 李 倩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■ 2018 年 6 月 第 1 版 2018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 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 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本刊法律顾问：王丁根
王丁根 王 峰
特约法律顾问：王 峰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Contents
目
录

夏卷

城中之城

滕肖澜
4

第四种声音或一件白衬衫
164
木叶

乳
牙

春 树
168

重新生活

张 平
272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夏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.2018.夏卷/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54-7642-5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8616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田敦国 李 倩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■ 2018 年 6 月 第 1 版 2018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 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 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Contents
目
录

夏卷

城中之城

滕肖澜
4

第四种声音或一件白衬衫
164
木叶

乳
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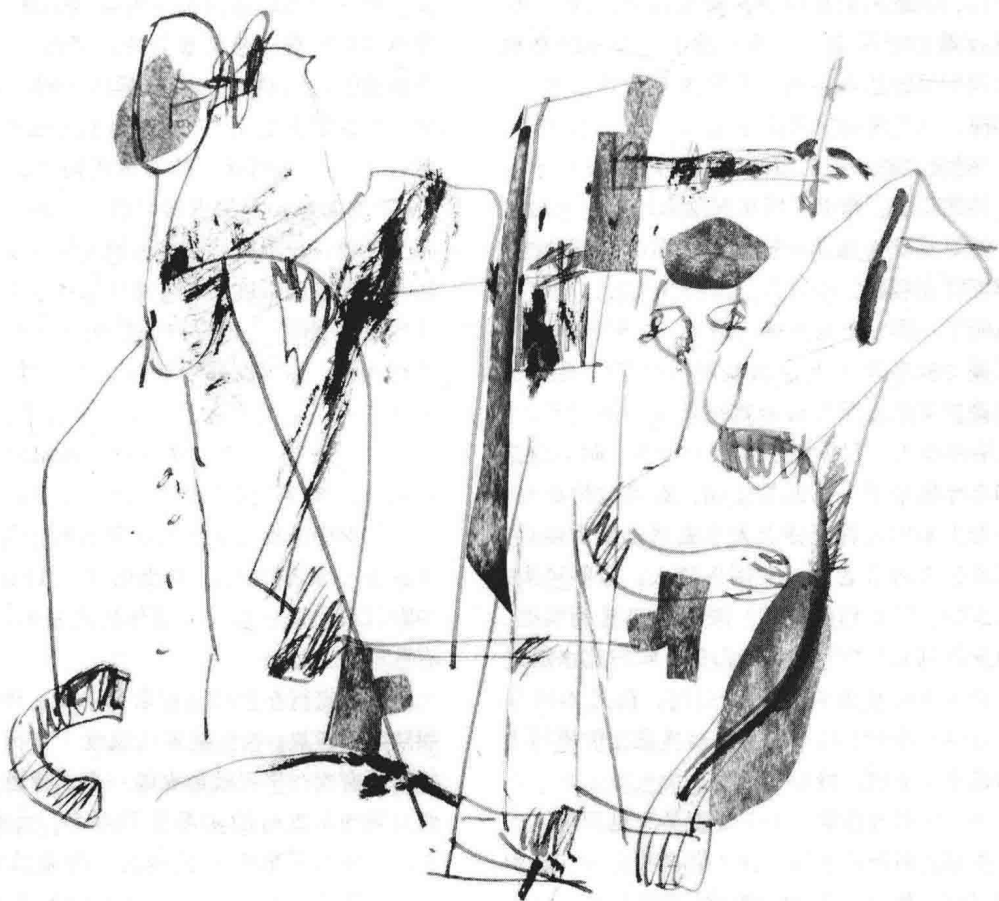
春 树
168

重
新
生
活

张 平
272

城中之城

滕肖瀾



安从人流中迅速分辨出陌生面孔，示意他站定。

“哪个单位的？”

陶无忌亮出实习证，“今天报到。”

“挂在脖子上！”保安响亮地叮嘱，“——进去吧。”

陶无忌应了一声。挂绳有些短，他原地摆弄一阵，挂上，又整理一下衬衫领口。

忽地，身后“噗通”一声巨响，似有重物坠落。未及回头，已有人嘶声尖叫起来：“啊——”陶无忌转身，地上躺着一个人，脸朝下，血浆溅得到处都是。身体兀自扭曲几下，抽筋似的，随即才完全不动。三五米开外，另一团血肉模糊的

刚出梅，阳光总算酣畅淋漓了一把，又是委屈又是放肆，火辣辣的，关照着城市的每寸角落。陶无忌出了陆家嘴地铁站，再换“金融城1号线”。去年入行的学长教的，网上Down个公交App，掐好时间坐车，天热，少走几步是几步。两站路，下来便是S银行上海分行。偌大一座高楼，前庭空阔，艺术喷泉，浅灰色的玻璃幕墙。楼顶那个蓝色的S标志分外显眼。上前几步，保

东西，像是内脏器官。应该是下坠力道太大，被震出来的。点点滴滴的血印。陶无忌呆了几秒，心一沉，下意识地往后退，脚在台阶上绊一下，差点摔跤。刚站稳，又被人撞了一下，跌在地上。周围瞬间乱成一团，人们先是惊叫着散开，不多时，又渐渐围拢来。

“是戴副总——”慌乱中，听见有人道。

许多年后，陶无忌回忆起这入行第一天的情形，觉得忒重口味了。统共 300 名大学毕业生，青涩面孔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到开大会，小道消息已听了一圈。金融这行的险恶，之前也不是没有耳闻，但哪及得上这么血淋淋的第一课。警车、救护车把方圆几百米都戒严了，不出不进。阵仗有些骇人。尸体捡了几次才捡齐。胆小的连眼泪都吓出来了。据说是受贿，拆借过桥那套，家中搜出来好几箱现钞。大学里都是纸上谈兵，术语堆起来的纸老虎，案例再骇人，金额再大，都是虚的，摸不到触不着。眼下才是落到实处。前台点钞机上实打实的真金白银，哗哗流水般进出。空气里的味道也与别处不同。再是人声鼎沸，也隐约透着生铁般的凌厉的气息，仿佛与尘世格格不入似的，另一个天地。

一上午都有些蒙。下午开新员工见面会。人力资源部的葛处长主持。各人做自我介绍，轮到陶无忌时，他站起来微一颌首：“陶无忌，财大毕业，山东潍坊人。”

“我记得你，”葛处长拿钢笔朝他一指，“——有个大侠的名字。”

陶无忌认得葛处长是面试官之一。面试那天因为苗彻在场的关系，他表现得有些过头，像忒入戏的演员，用力过猛，反倒失分了。他直截了当地表示，想进审计分部。在场几人，除了苗彻，都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，“为什么？”葛处长问他。他回答：“审计专业性强，同时又必须熟悉行里的所有业务，另一方面，除了过硬的专业素质外，还要求员工有魄力、决断力和坚定的职业操守。我想挑战一下自己。”葛处长便转向苗彻，开玩笑说：“苗大侠，接招吧。这位看名字也是个大侠，你们挺有缘。”苗彻不带任何表情：

“进哪个部门，是行里统筹安排，等你被录取以后再操心吧——下一位。”

事后陶无忌挺后悔，不该这么横冲直撞的。就算目标明确，也该采取迂回战略，小心经营。苗晓慧说过许多次，她爸爸的个性，是未必吃软，但肯定不吃硬。“你这等于是把矛盾提前摆到台面上，不划算。敌人更提防了，对你没好处。”陶无忌表示没想到苗彻会是面试官，又紧张又激动，一个把持不住，就犯错误了。说到底还是心理素质不过关。苗晓慧说她爸爸当即就给她发了条短信：“还有神经病面试时候直接说想当行长的，你男朋友不算特别弱智。”苗晓慧当笑话似的说给陶无忌听：“希望不是打击你——”陶无忌只好道：“让他先把我的印象分打得低一点也好，这叫先抑后扬。”

行里的流程，新员工统统先到前台实习，陶无忌去了浦东支行。临别时葛处长还要打趣，“审计部就在 25 楼，等着你再杀回来。”陶无忌有些尴尬，笑笑。

浦东支行在世纪大道东方路口，与市分行同属陆家嘴板块。S 行按各区域设立支行，浦东支行是所有支行里规模最大的一个，行政上也高半级。到浦东支行的实习生并不多，大约二十来人，行里派了辆大巴送过去。陶无忌坐最后一排，地势高，正对着前排众人参差不齐的后脑勺。听他们还在议论早上跳楼的事。葛处长会上特意强调，心思放在工作上，闲事莫理，是让大管家管住嘴。单位里出了这种事，传谣是大忌。陶无忌懂分寸，半句不提。财大这届分到 S 行的统共也不到十个人。国有银行朝南坐，收入稳定饭碗牢靠，百里挑一，有的是人选。这是一桩。另一方面，相比过去，金融这块涉及面也越来越广，选择多了，许多毕业生倒未必中意传统银行。蒋芮上周进了一家民营 P2P，前三天不上班，新员工组织野外拓展训练，为的是培养团队精神和凝聚力。老板专门请了个心理老师给他们上课，讲了一堆“我肯定行，我最棒，我要当第一”之类的话，其实是心理催眠。第二天蒋芮过来找陶无忌，整个人像打了鸡血，看人的眼神都

不同了，有些斗鸡了，信心十足地说第一个月业绩肯定能超千万。陶无忌不排斥 P2P，也没有看轻民营公司的意思，况且蒋芮也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的 P2P。关键人和人是不同的。蒋芮父母都是上海普通工人，家境不算好，但再不济，自家住的房子，面积不大不小，总是一份家底。算起来陶无忌老家的房子也有两套，自家盖的，红砖绿瓦。但小乡镇与大上海，地段摆在那里，房价还及不上人家的零头。况且，也不只是经济问题。孤身一人在上海，虽说四年大学，眼下工作落实了，房子也找好了，上海话也能结结巴巴说上几句，但感觉到底是差了些什么，没着没落的。只能每一步都求稳，实打实。不能冒险，不能走小路——何况还有苗晓慧那层。就算不为自己，也该为人家女孩子着想。为了你都豁出去了，再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说不过去了。

到了浦东支行，先去人事部门报到。简单交代几句，各人都有带教师傅。陶无忌的师傅是个三十来岁的少妇，叫白珏。每位师傅带两名徒弟。除了陶无忌，还有个叫程家元的男生，立信会计学院毕业，上海人。白珏刚休完产假不久，脸和身材都有点肿。桌上摆着小毛头的照片。隔一阵便要打电话回家，询问儿子的情况。她对待两个徒弟并不十分热情，初见面时还对主任咕哝“刚上班就让我带徒弟”。扔给两人一本操作手册，也不说明，照旧做自己的事。心情好时，她也会稍稍教两人一些简单的操作，比如如何开户、销户，或者同一个账户内，如何活转定，定转活。要尽量劝客户买理财产品，但必须向他们说明风险。客户签名一定要端正，不能潦草。白珏说着说着，一个急刹车，便去看手机里的儿子照片。陶无忌听有同事说她是“产后抑郁症”，情绪不稳，还有点神经质。便有些懊恼，想怎么摊上这种师傅。

新来乍到，难免要派些杂务。十八个实习生，女多男少，六个男生自然都是苦力。行里为吸引顾客，隔一阵便要搞活动，送油送米，都是实惠的东西，价格不贵，分量不轻。一箱箱从仓库搬到大堂，实打实的活计。办一张卡，送一

油，存五万定期，送一袋米。多半是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婆，都很雀跃。几名男生站在门口派发，来一个，发一个，圣诞老人似的。因是实习生，便额外的殷勤，任劳任怨。大堂经理在一旁指挥。是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，叫朱强，名字和体型都很健硕，举止却小家子气，嘴也碎。他听说跳楼那天陶无忌就在旁边，便不停询问细节，落在哪个位置，摔成什么样，现场有没有砸到人。陶无忌敷衍几句。他又拐弯抹角地问陶无忌，怎么进的 S 行，“外地生进来，不简单哦。”一会儿又说到程家元，“那小子肯定有关系，二本生，又长得那样。嘿。”是说程家元脸上的胎记，从眉尾到太阳穴，紫红的一块，不算大，但到底是有些碍眼的。

午饭后，程家元凑过来：“晚上聚餐，你不去？”是说部里为新员工办的欢迎宴。就在支行隔壁的川菜馆。

“能不去吗？”陶无忌反问。

“去吧——”他居然凑近了，有些撒娇的口气。脸对脸。看得那块胎记愈发清楚了。

陶无忌朝旁边让了让。程家元不是他的菜。男生与男生之间也要讲感觉的。陶无忌挺看不惯这人见谁都是一脸笑，倒也谈不上谄媚，但至少有些讨好的。小女人似的，畏畏缩缩，从不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但别人不管谁开口，都使劲点头。好几次白珏班中溜回家看儿子，关照两人“领导来了就说我上厕所”，陶无忌不置可否，他抢在前头答应：“师傅你去吧。”真碰到领导查岗，却又支支吾吾慌里慌张，还要靠陶无忌出面才搪塞过去。白珏教徒弟没耐性，两三句话一说，翻个白眼：“懂了没有？”陶无忌还未开口，他已先表态：“懂了！”陶无忌径直问他，“你懂了？那你教我。”这人又无言以对。

晚餐时，新老员工各占一半。除了白珏，其余几个带教师傅都出席了。科长发话，徒弟都要敬师傅酒。白珏不在，陶无忌乐得清闲，缩在一边。程家元推他：“我们也去敬敬吧。”他不动：“要敬你自己敬。”程家元踟蹰了半天，抖抖豁豁地出动了。从科长到各个师傅，敬了一圈。回来

时脸色泛红，有了七八分酒意。他一把抓住陶无忌的手臂：“你，是不是挺看不起我？”

陶无忌摇头：“——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人人都看不起我，”他大着舌头，“你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这么想。”

陶无忌甩开他：“你喝醉了。”

临到尾声时，浦东支行副总赵辉忽然出现，把气氛倏地带入高潮。他笑容可掬地招呼众人继续：“没什么，就是过来见见大家。怕来早了把你们弄得太紧张，影响胃口，所以现在才到。你们喝，我就坐一会儿。”科长忙不迭地腾出位子：“赵总坐，坐。”压低声音，“——听说，今年支行做成一桩大单，就算十年不开张也饿不死了？”凑趣的口气。赵辉笑笑：“不信谣，不传谣。”科长嘿的一声：“怎么是谣言呢？都传遍了，您带着一支小分队，打了个大胜仗。关键还是您有眼光有胆识。去年区政府刚开动员会那阵，一家家银行都往后缩，觉得高楼这块已趋饱和，不管写字楼还是商场，风险太大，都不敢碰。只有您站出来表示支持新区建设。现在政策有变化了，这帮家伙听到风声了，又一个个凑上来抢，争着当牵头行，那也来不及了。您都快到终点了，他们才启动，赤着脚也追不上啊。什么是叫好又叫座，面子里子双赢？说的就是赵总您啊。”

赵辉依然是笑笑，并不答话。扫视一圈，目光停在陶无忌身上：“股神，你好。”

陶无忌脸红了一下。知道赵辉说的是面试时的事。一人问他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才能？他当时有些紧张，也不知是脑子转得太快还是太慢，居然说是“对金融这块有特殊的敏感”。那人便让他举个例子。他想也不想，便说大学里炒股，“大一下学期拿到两千块奖学金，我全买了股票，大学毕业时，两千块变成了十万块。”在场的人都很惊讶，问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他回答：“不听消息，不炒概念，不跟风，只看技术面。”一人问：“中国股市看技术面能赚钱吗？”他道：“是那种技术面。看K线图，有些是真的，有些是假的，庄家故意把线做坏或是做好，诱空、诱多什么的。一半是分析，一半也是凭感觉。”

这事在行里传得很广，都说今年招来个小股神。只是对不上人。赵辉这么一说，席间众人都惊呼：“原来是你啊。”一人问陶无忌：“真的假的？”陶无忌只好笑笑：“只是闹着玩，不上台面的——”众人纷纷凑上来，问他最近该买什么股票。陶无忌勉强说了两个。借口去厕所，逃也似的离开。解完手，正遇到赵辉进来，叫了声“赵总”。

“我不该提的，”赵辉歉意道，“还以为他们都知道呢。”

“没事，”陶无忌道，“怪我自己，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“听说你还去证券公司把交易记录打印了一份？”

“都说出口了，怕他们以为我吹牛，索性打印出来让他们看看。”

赵辉笑了笑，在他肩上轻轻一拍：“分行很少招外地生。我听人力资源部的朋友说，你专业分和面试分都排在前面。好好干，小伙子。”

陶无忌点头。私底下听人聊起，都说赵总在支行口碑最好，能干又谦逊，很受人敬重。

“听说，你想进审计分部？”赵辉又道。

陶无忌想，说谎没意思。整个分行都传遍了。只好嗯了一声。

“审计部里都是御史、钦差大臣，”赵辉开玩笑，“每次见了他们，我们都脚软，发虚。”

陶无忌也笑笑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喜欢有雄心有冲劲的青年。但光说不行，还要有实际行动，要努力，否则就变成‘豁胖’了——上海话能听懂吗？”

“懂。就是吹牛的意思。”

“很好。”赵辉在他肩上又拍了拍，出去了。

结束后，陶无忌送程家元回去。这小子也不知喝了多少，躺在后座不省人事。出租车司机途中关照了几遍“别让他吐”，陶无忌只得拿个塑料袋随侍在旁。地址是没人知道的，好在他手机没设密码，翻出“妈妈”打过去，电话那头详细说了路名和门牌号。距离倒是不太远，全程高架，晚上不堵车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车子开进小

区，一个中年女人守在楼下，见到陶无忌便致谢，又问：“要不要上楼坐会儿？”陶无忌本不想上去的，但程家元身材敦实，凭他妈妈一个人肯定不行，只得帮着扶上楼。进门把人放倒在床上，立即便告辞，“阿姨再见”。

“真是麻烦你了——吃杯茶。”女人挺不好意思。

“不了，谢谢。”

陶无忌坐地铁回家。口袋里躺着刚才的出租车票，三十二元。与白天上班的饭票放在一起。支行每人每天发一张饭票，就在三楼的职工食堂，十块钱标准，两素一荤一汤。中午程家元请客吃披萨，叫的外卖，饭票便省下了。月底可以到小卖部换饮料或是方便面。程家元不是第一次请客。上周刚请过寿司，也是外卖，一盒盒精致得很，各种口味，还配上红姜、海藻和茶包。“一个人吃没意思，大家一起才有劲。”程家元每次都是这句。话说得潇洒，神情却很局促。若有人推辞，他便愈发紧张起来，窘得面红耳赤，做错事似的，反让人家不好意思，只能笑纳。陶无忌本来不爱占人便宜，见他这样，也不好拒绝。餐到付费。程家元掏出皮夹，抽出几张给送餐员。旁人问他：“怎么不刷卡？”他回答：“不习惯，还是现金方便。”那几人便笑“朋友原始森林来的”。陶无忌坐在边上，瞥见皮夹里厚厚一叠，只看一眼，便把目光移开。关于程家元的身份，有各种说法。流传最多的，说他是富三代，爷爷或者外公不知是做官还是经商，反正身家不菲。也不知是真是假。

陶无忌对别人的事向来不太在意，但刚才送他回去，一进小区，便不由得换了坐姿，坐得更挺拔些。那样的环境，是会让人生出些莫名的情绪来的。连保安都是西装领带白手套。城堡似的大门，巨型喷泉泛着金光，陶无忌从未到过这么豪华的住宅。程家在二十八层，一梯一户，刷卡进门。电梯里好大一面镜子，陶无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多少有些不自然。安置好程家元，逃也似的匆匆出来。便是只待一会儿，也会觉得不真实，像水土不服。还有他妈妈手上的钻石戒指，

忒大忒闪了。

他拿出手机，拨了苗晓慧的号码。

“在干吗？”他问她。

“看书。你呢？”

“打车送喝醉的同事回家，然后自己再灰溜溜地坐地铁回家。”他简单说了。

“叫辆车吧，没必要这么省。”苗晓慧劝他。

“小姐，这里是静安区啊，打车到我住的城乡结合部，车费可以顶小半个月房租了。”陶无忌停顿一下，没有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。“胡悦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加班。还没回来。”

“住得惯吗？”

“放心。本来就是朋友，再说胡悦你也知道，好人里的好人。”

“挺不好意思的。”

“就是。还不收我房租。”

“不只是对她，”陶无忌顿了顿，“——还有对你，也觉得抱歉，不好意思。”

挂掉电话，车厢又空了些。零零落落几个人。深夜的地铁，各自翻着手机，或是看向正前方，目光空洞。倦意，还有茫然。陶无忌看表，十一点十分。忽然想到，应该给苗晓慧买个戒指什么的。不可能像程母手上的那么大，也镶不了钻，但无论如何，应该要有一个。是心意。他猜想苗晓慧不会在乎戒指的价格，否则也不会跟他。“我离家出走了。”上个月，她轻轻巧巧一句，带着笑意，让他完全说不出话来，不知该赞同还是反对。“我爸犟不过我的，迟早会同意。”她安慰他，却让他更不好受了，惭愧得心都揪紧了。他想说“对不起”，又觉得不妥，那刻的气氛，似是有些欢乐的。至少对苗晓慧来说是如此。摆脱旧社会迈入新天地那样。她竟还拉着他去逛超市：“胡悦那里什么都有，但我用不惯人家的床单被套，还有牙刷毛巾，零零碎碎一大堆，都要买起来。”

面试那天，是陶无忌第一次见到苗彻。之前看过照片。真人更瘦一些，皮肤也黑。在他说出“下一位”之后，陶无忌停了半晌才站起来。兀

自有些不甘心。经过苗彻身边时，他忽地大声道：“我会努力的！”几位面试官都是见惯场面的，笑笑，并不以为意。唯独苗彻目光径直向他扫来。陶无忌又说了一遍：“我会努力的！”两人目光相接。只一秒，陶无忌便从他眼神里读到一些负面的意思，诸如“你小子别张狂”“你等着，我来收拾你”之类的。面试时亢奋得有些过头的情绪，在那一刻忽然跌到谷底。像开水里捞起来直接投进冰水，整个人都起鸡皮疙瘩了。陶无忌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人，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。但此刻，他忽然觉得完全使不出力，对人对事都是。很奇怪的感觉，别扭得都想笑了。

二

几周后，实习生独立上岗。陶无忌坐在柜台前操作，旁边站着白珏和程家元。通常是存钱、取钱或是转账，难度不大，陶无忌轻松搞定。一会儿，换程家元操作。这人手脚慢得离谱，一个简单的存钱，办了足足20分钟，后面顾客抱怨“派什么实习生，浪费时间”。白珏只当没听见，站得笃笃定定。大堂经理朱强过来打招呼，赔笑脸。亏得不是高峰时段，人不多，一会儿便去其他柜台了。朱强说白珏：“不行就自己顶上啊。你是师傅，节奏要控制好。”

白珏鼻子出气：“不行就自己上，那一百年都出不了师。索性这个师傅你来当？”

朱强不跟女人计较，尤其是神经质的女人，识相走开。

陶无忌冷眼旁观，觉得程家元还是太紧张，心理素质差。操作其实没问题，平常大家都一样学的。听白珏数落程家元：“帮帮忙，换个师傅吧，我怕了你了——”程家元脸涨成猪肝色，嗫嚅着，低头去翻手册，“对不起对不起——”旁边几个实习生都朝这边看，被各自师傅训斥，“看什么看，你们又好得到哪里去——”

休息时，陶无忌走到旁边拿矿泉水，递了一瓶给程家元。程家元脸上红晕未退，毛孔肿胀开来，连带着那个胎记，愈发紫得有些发黑了。陶

无忌怕他难堪，只说些闲话。

“立秋都快大半月了，还这么热。今年这只秋老虎厉害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晚上有空吗，一起喝酒？”

程家元有些意外，朝他看。

“不去外面，就我家。冰箱里有啤酒，待会儿下班路上再买点小胖龙虾。”陶无忌停顿一下，“——好男不跟女斗，别放在心上。”

程家元先是不语，渐渐地放松下来：“好。”

路上很堵。陶无忌是第一次坐程家元的车，白色Q5。每天停在支行附近的大厦停车场，来回要走20分钟。陶无忌知道他为什么不停在自家楼下，太扎眼。支行里开好车的多的是，但无论如何，刚刚大学毕业就开五十来万的车，总是有些高调。

车厢里弥漫着又香又辣的小龙虾味。

“我妈的车。”程家元解释。

陶无忌点头：“这车不错。”

花了比平常坐地铁多一倍的时间，总算到了。天还没有全黑。两人下了车，一前一后走上台阶。是底楼。陶无忌掏出钥匙，用力跺了跺脚，楼道灯亮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人从后面蒙住了他的眼睛，娇笑着道“surprise（惊喜）”。陶无忌闻到淡淡的护手霜的清香，咦了一声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转过头，果然是苗晓慧，旁边站着胡悦。

陶无忌为三人作了介绍。程家元有些手足无措，说自己是“不速之客”。

“我们才是不速之客，”苗晓慧道，“想弄个惊喜，结果搞砸了。打扰你们喝酒了。”

“人多热闹。酒有的是，菜不够，我再叫点外卖。”

陶无忌从冰箱里拿了啤酒，正要打电话，被胡悦拦下：“天热别叫外卖，不卫生——你冰箱里一点存货也没有吗，我看看。”她边说边翻冰箱，找到半袋虾仁、几个蛋、一棵卷心菜，两根黄瓜，“这就差不多了，等着，我去烧菜。”

陶无忌铺好一次性台布，小龙虾装盘，摆好

碗筷，电视打开，空调开足，招呼苗晓慧和程家元入座。那边胡悦已端了菜出来，虾仁炒蛋、醋熘卷心菜、凉拌黄瓜。

“化腐朽为神奇啊，”陶无忌赞道，“本来一顿垃圾食品，胡悦一来，健康指数就直线上升了。”夹了一筷，赞不绝口，“好吃。”

“可不是，跟胡悦同居，我都胖了好几斤。”苗晓慧道，“白吃白住，还享现成，我都挺不好意思。”说着朝胡悦看，“——再不收我房租，我可就真的搬出去了，啊？”

“我本来一个人住，又冷清又不安全，现在多个人陪我，是我赚了才对。”胡悦笑笑，见程家元盯着菜不动，对他道，“——尝尝。”

程家元应了，夹了一筷虾仁炒蛋，还未嚼，便急道“好吃”，没提防，食物从嘴里喷出来，顿时便窘红了脸，“对不起对不起——”

“没事，”陶无忌拿餐巾纸将桌上的蛋屑擦去，几罐啤酒放在他面前，“随便喝，喝醉了就睡我这里。明天再搭你的顺风车上班。”

程家元果然又喝醉了。陶无忌费了不少力，才把他扛到床上。苗晓慧和胡悦略坐了会儿，也说要走。陶无忌送她们到小区门口，猜她们应该是有什么事，否则不会跑这一趟，又不是节日或是某人生日，连周末也不是。苗晓慧给他看手机里的照片，某个年纪相仿的男生。陶无忌问她，是谁？心里却猜到，多半又是她父亲逼她去相亲的对象。

“长得有点像唐国强，对不对？”苗晓慧问胡悦。

胡悦瞥了陶无忌一眼，笑笑：“我看不像。王宝强还差不多。”

“比上次那个已经好多了。我爸喜欢这种老派的长相。”

陶无忌一直觉得，女朋友有点没心没肺是好事，不会玩心眼。但过了头，就有些吃不消。比如，把相亲对象这样当笑话似的说出来，一点也不遮遮掩掩。他只好陪着笑，连一丁点吃醋的意思都不能露出来。事实上，他也确实没必要吃醋。苗晓慧说了几次去领证，是他不同意。怕将

来还没进丈人家门，腿已先被打断了。

“过两天，我们就是同事了。”离开前，胡悦丢下一句。

“有胡悦盯牢你，别指望出轨。”苗晓慧笑。

陶无忌先是一怔，随即明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“surprise”。胡悦毕业后，一直在某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，没想到突然就跳了槽。“怎么，还是觉得国有银行更牢靠？”他问。

“压力太大，不想未老先衰——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，啊？”

“来吧，谁问你收保护费，就报我的名字。我罩着你。”

回到家，陶无忌收拾完碗筷，简单洗漱后，在地上铺了条席子，躺下。程家元的鼾声，断断续续，时短时长。地板到底是有些硬，这么躺着，骨头硌得生疼。小时候夏天都是这么睡的，水门汀上直接铺条席子，一点事没有。到上海这些年，是有些养娇了。陶无忌翻看手机，见苗晓慧发了条微信过来：“就是那个傻子？”他曾向她提起过程家元，言辞间不怎么客气。他回过去：“别这么说，都是朋友。”猜想苗晓慧应该是憋了许久，不好意思在饭桌上问他。程家元不大吃菜，也不说话，却使劲喝酒，仿佛不喝酒就对不起主人，不够朋友似的。陶无忌索性也由他。胡悦很快看出这人其实是窘迫，没话找话，便笑笑，不再纠结这个话题。她聊起大学里实习的某个证券公司，经理也是立信会计学院毕业：“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姓林的老师，教英语的，一口标准牛津音，声音又好听，唱埃尔顿·约翰的歌，迷倒台下一片女生？”程家元使劲点头：“是有这么个人，其实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但保养得好，看不出来。”胡悦趁势与他聊了下去。陶无忌旁边看着，其实挺感激胡悦。胡悦是那种到哪里都不会让人难堪的女生。倘若没有她，陶无忌倒不知与程家元聊些什么了。

床上是那个鼾声不止的男人。陶无忌细细看了他一会儿。随即把灯关了，睡觉。

隔了两日，胡悦果然来支行报到。照例也是跟着师傅学手艺。旁人见她与陶无忌熟稔，便问

陶无忌：“女朋友？”陶无忌回答：“好朋友。”实习生里论年齿，胡悦是七月底生日，最小。大家便叫她“小师妹”。有时去星巴克买个下午茶跑个腿什么的，都让她去。一是她入行晚了几日，二来也是因为她个性随和，再说星巴克就在隔壁，并不十分辛苦，大家AA制，也不至让女孩子费钞。原先这活儿是程家元的，胡悦跑了几次，他觉得不好意思，“怎么好让小姑娘去——”便仍坚持自己来。胡悦看众人对程家元的态度，便知道这人是有些被孤立的，私底下问陶无忌：“就因为人家脸上有块胎记？——不至于吧？”

“关键人家出身豪门，我们这群草根，由妒生恨。”陶无忌开着玩笑，换了话题，“你呢，为什么会换工作？”

“晓慧不是说了？我是她安插过来的眼线，盯着你。”

“我这种人还要盯？头上插根草标都不会有人买。”

“就是因为你搞不清楚自己的价值，才更要盯着。别随随便便就被人骗走了。”胡悦笑。

午饭时，实习生都在谈论下周转岗的事情。届时会根据各人的表现，分派到不同的岗位。通常这个阶段，不可能分到太高端的岗位，像国际结算、审计、风险部那些，至少要有个两三年资历才行。但基层岗位也是有区别的。最抢手的是业务部，负责企业存贷款。累是累，但比较有挑战性，奖金也高。次一些，像会计部之类，也过得去。最差就是前台，直接跟散户打交道，鸡鸡狗狗，事多钱少，评职称还难，最没前途。

“你肯定没问题的啦，”一人忽的转向程家元，“就等着平步青云吧。”

程家元张口结舌起来：“什么，什么呀——”

几人存心要看他的笑话，一来逗乐，二来也是宣泄。

“真要发达了，将来可别忘了我们。好歹同一年进来的，拉兄弟一把，啊？”

“下一任的分行行长肯定是你。我们这批人，就你面相最好，升官发财逃不掉。”

陶无忌酝酿着措辞，准备开口制止。大家都

是同届，没必要戏弄人家。通常电影里有人欺凌弱小，正面人物就该适时出现，不怒自威，头上自带光环。陶无忌拿捏着分寸，还未开口，已听见胡悦脆生生的声音：

“下午茶，让他们自己去买。”她撺掇程家元。

一众人咦里呀啦地叫起来。胡悦朝其中一人道：

“你自己说的呀，他将来要当行长。你这么大胆，敢支使未来的行长？”

陶无忌瞥见程家元的神情渐渐松弛开来，忍着笑，像得了某种庇护。偷着乐似的。两人目光不经意相接。陶无忌立即嘴角上扬，做了个同仇敌忾的善意笑容。

晚上的邀约很顺利。临下班前，有段小插曲。一个上了年纪却火气依然旺盛的老男人，冲到柜台揍了程家元一拳。他叫嚷着“没看过这么木腾腾的生活”，想要再往那张出鼻血的脸补上一拳，立刻便被保安拉开。程家元应该是彻底混乱了，对着电脑程序和一堆单据手足无措，僵在那里。陶无忌没有迟疑，轻拍他肩膀，说声“我来”。程家元有些机械地站起来。这时科长急急地奔过来，旁边是业务部的苏见仁经理。

“怎么了怎么了——”

朱强简单汇报了情况。

“接着干活，那么多人等着。”科长朝程家元看了一眼，随即把目光投向大厅。坐满了顾客，无论男女，脸上统统写着“不耐烦”。

“高峰时段。”朱强辩解了一句。

“有了徒弟，自己就解放了。”科长鼻子出气，是说白话。按规定徒弟上岗，师傅应该旁边盯着。“人呢？”他问朱强。

朱强没吭声，做了个喂奶的动作。

陶无忌在键盘上敲出一串熟练的音符。干净利落，煞是好听。他很快办完了三名顾客，两个存钱，一个开户。复印证件、打印单据、电脑操作，动作行云流水般潇洒。很吸引目光。巧的是，隔壁柜台的电脑也适时发生故障，打电话报修，说一刻钟后到。顾客们又开始抱怨起来。科长哎哟一声，叫苦不迭。陶无忌二话不说走过

去，摆弄了几下，再重启系统，竟是好了。他回到自己座位，接着干活。科长看他的眼光都有些意味深长了。一旁的苏见仁夸了句“生活清爽的”。陶无忌听在耳里，依然是不动声色。那边程家元被人陪着送去医务室，这人大约是个沙鼻子，只打一拳，脸上便血淋淋像受了重伤。经过科长身边，他还要打招呼：“对不起对不起——”

科长只好安抚：“好好休息。”朝苏见仁看了一眼，苦笑摇头。后者淡淡地把目光移开，掏出手机查看消息。“按理新同志都有过渡期，这位小同志属于时间长的。”科长说完又摇头。苏见仁轻轻嗯了一声，依然盯着手机键盘。头也不抬。

“他是我爸爸。”回家的路上，程家元告诉陶无忌。高架上排着长龙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刹车踩踩放放。空调开内循环，车厢里还残存着一丝隔夜的小龙虾香味。

“我两岁不到，他和我妈就离婚了。我随我妈姓程。”

陶无忌很吃惊。早听人说过，苏见仁生性风流，当年离婚便是为了这个，抛妻弃子，很决绝。再加上业务能力普通，纯粹倚靠老父亲的关系，纨绔子弟，口碑向来不好。只是完全没料到，他和程家元居然是这层关系。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竟是一点马脚都不露。父子俩都是当特务的料。银行有明文规定，直系亲属不允许在同一家分行工作。陶无忌瞬间有些混乱，很意外了。没想到程家元会同自己说这个。

“嗯，”陶无忌斟酌着措辞，“——你和他长得不太像。”

“我像我妈。人家说，儿子像妈有福气。”程家元说到这里，笑笑。

陶无忌也跟着笑笑。

依然是啤酒，冰箱里现成的。少了胡悦，只能叫外卖。地沟油炒出的油光锃亮的小菜，日期不明的香味可疑的卤味。很适合这样氛围的两个小男人。浓郁得有些腻味的气息，还稍带些不伦不类。程家元说起他的童年，没有爸爸的少了半边天的残缺的童年。他妈妈是家庭妇女，没有经济来源，但问题不大，靠他爸爸的赡养费，还有

爷爷的关照，日子比上海滩大部分家庭都要宽裕。高三时，他妈妈劝他去英国念大学，他拒绝了。

“纯粹拿钱买个文凭，没意思。再怎样，坳台不能坳到国外去。况且，把我妈一个人留在上海，也不忍心。”他道。

“你妈挺不容易。”陶无忌道。

收拾完碗筷，陶无忌清理了马桶，盖板反面一圈呕吐物的残渍，拿卷筒纸蘸水，拭去。回到客厅，程家元瘫在沙发上，口齿不清地说着“对不起，又要麻烦你了”——应该是做好了睡在这里的准备。陶无忌绞了把毛巾给他擦脸。听他说“今天换我睡地板”，笑笑，扶他上床。他又道：“你酒量倒好，怎么喝都不醉。”陶无忌替他盖上毯子，闻到他嘴里酒肉混杂的浊气，便有些懊悔，新洗的床单枕套，该迟几日请他来才对。

正看着电视，忽接到科长的电话：“知道你师傅去哪儿了吗？”陶无忌怔了怔，看墙上的挂钟，十点差五分。科长的声音像初秋的天气，干燥，上火，还透着凉意，“找不到你师傅，大家统统吃不了兜着走。”结束时，咕哝一句“有消息就打我手机”，匆匆挂了。应该是也没抱什么希望。

临下班时，白珏被科长训了一顿。“你干脆请哺乳假算了，我还好向上头再要人。像你这样，人在心不在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说实话我很为难。”

其实科长平常不是讲话促狭的人，白珏也不是脸皮这么薄的人。应该是凑巧了，或者说的不巧。科长骂完很畅快，以至于没有发现白珏脸色不对劲，像被枪打中一样。事后有人告诉他，白珏下午跟丈夫大吵了一架，因为男人给小毛头拍嗝时，指甲不小心在孩子小脸蛋上划了一道血印。白珏当场便歇斯底里起来，觉得万一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孩子落在这男人手里必然凶多吉少。她丈夫脸上被她抓出五指山。他实在受不了这女人不知是抑郁症还是躁狂症的毛病，提出离婚。白珏幽灵似的回到银行，脸色惨白。科长说完那番话后，她转身便离开了。直到五点半下